

乡·土·文·化

河下的旧时婚礼与喜唱

赵庆生

河下旧时婚礼,其实是指淮安旧时婚礼,而所谓喜唱,是指婚礼上所说的吉利话,言简意赅、顺口押韵、荤素搭配、诙谐风趣,以博大家一笑。

现在的婚礼,大都在酒店举行,有统一的模式、煽情的台词和固定的司仪。而过去的婚礼基本上都在各家各户举办,也就是所谓的闹洞房,闹洞房关键就是一个“闹”字,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不闹不发,越闹越发。

婚礼喜唱的主角,主要是新郎家的亲朋好友中一些喜欢开玩笑同时具有嘴皮子功夫的人,他们能够掌握闹新房的尺度,既热闹又不过分。参与闹新房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一些与婚礼有关的其他人。

早在新婚前夜,新娘房里就摆上了酒席,俗称“暖房酒”。所谓“暖房酒”,大概是因为“新房”嘛,经过装修,少了一些烟火气,摆了“暖房酒”,将房间暖一暖,增加一点人气,预示着今后的小家庭可以红红火火地过日子。参加“暖房酒”的人员主要是男方父母、祖父母以及家族中、地方上的有威望的人物。

“暖房酒”以后,“全福”就要象征性地帮助新娘房铺好床上被褥。“全福”一般必须由有儿有女、福寿双全的老夫妻才能担任。铺床时,“全福”不能忘记在被子的四角、枕头的四角,放上艾草和锡纸,意思是希望小夫妻今后要相互“爱惜”、和和美美。床铺好以后,就在床的周围撒一些枣子、花生、桂圆、莲子等干果,寓意“早生贵子”。这时,懂事又懂行的“全福”就会唱起了喜唱:“一撒莲子二撒枣,三撒娃娃满床跑,四撒事事如意,五撒五子登科,六撒六六大顺,七撒七子八婿,八撒八仙上寿,九撒九子呈龙,十撒实实在在。”当然“全福”不会唱也没关系,可由媒婆代唱。总之唱“喜唱”的人唱一句,配合的人跟着喊一声“好”,显得热闹隆重很有声势。

“暖房酒”的当天夜里,男方家里往往会请一两处长相英俊、聪明伶俐、大约10岁的小男孩陪着新郎睡在新娘的床上“压床”,这一压不是怕床失衡,更不是怕床被风刮跑了,而是图个吉利,希望新娘来年生一个与“压床”的小朋友同等漂亮的小弟弟。当然“压床”的小朋友不仅吃得好,而且有喜钱可以拿。

第二天下午,花轿临门,新娘凤冠霞帔,蒙着盖头,打扮得格外漂亮,羞羞答答地下了花轿,由新郎牵着进了正屋。此时,媒婆会唱一些“月老一根红线,牵来今世良缘”之类的喜唱。

正屋一般面对堂门处会摆放一张老爷柜或是条案,上面燃放着火红的香烛,而老爷柜面前则摆放着一张八仙桌。这时公公婆婆分别端坐在八仙桌的两侧,男在上,女在下,气氛显得热烈而庄重。此时婆婆往往会抱着一个“升筒子”在怀中,寓意“怀孙抱子”。

认亲,也就是改口礼,公婆双方的长辈分别坐在堂屋两侧,一对新人共同向长辈行礼,往往由“全福”向新娘子介绍亲戚,首先由公婆开始,以此类推,分别给新娘子喜钱,既是见面礼,又是改口礼,所以媒婆会不失时机地唱出“婆媳和睦黄金万两,夫妻恩爱白首一生”之类的喜唱。

拜堂是婚姻的象征,也是婚礼的重要仪式。随着司仪“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仪式结束,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从此不离不弃,成了正式的夫妻。奇怪的是,婚礼的关键阶段反而没有唱喜唱的,因为这是最庄重的时刻!

拜堂仪式结束后就是“送入洞房”了,新郎牵着新娘,进入洞房,双方坐定。媒婆递过早就准备好的一杆秤,让新郎挑开新娘的盖头,这时大家才看到了新娘的真容。新郎和新娘彼此敬茶,随即媒婆拿来美酒并唱“手捧玉壶亮堂堂,斟杯喜酒进新房。新人喝了交杯酒,来年生下状元郎”这样的喜唱。双方互饮交杯酒,行合卺之礼:“一敬长命富贵,二敬金玉满堂,三敬状元及第,四敬事事如意,五敬五子登科,六敬福禄双全,七敬七子团圆,八敬八仙上寿,九敬九连环,十敬全家福。”当然,这一套礼仪,一般大户人家才有,普通人家不讲究这些的。

一对新人开始接受亲人们的祝福:“手捧红烛亮堂堂,我送新郎进洞房。今日洞房花烛夜,来年生下状元郎。”孩子们的喜唱开始……

婚礼在继续,喜唱也在继续:“一进新房亮堂堂,看见新人好嫁妆。红漆柜,红漆箱,箱柜里头好衣裳。有喜酒,有喜糖,亲朋好友大家尝,金银元宝样样有,富贵荣华福满堂。”……

时光已到子时,“全福”眼看已经闹得差不多了,于是掏出香烟、糖果答谢众人,对大家说:“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新娘房里三天无大小,反正明天有的是时间,我们明天再来闹,大家看好不好?”

“好!”大家随声附和。是啊,搭千里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更何况人家已经下了逐客令。媒婆也不失时机地取出一把新的红漆筷子,对着纸糊的窗户捣了起来:“手拿一把红漆筷,养个儿子做元帅。”于是,婚礼在鞭炮声中落下了帷幕。

往事悠悠,闹新房的旧时婚礼已经远去,有精华也有糟粕,但作为传统文化的内核依然可以在新式婚礼中看到,我想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守正而发展。

传·说·故·事

洪泽湖钥匙的传说

季大相

当年,水母娘娘水淹泗洲城后,这里成了汪洋一片的湖泊,因古有洪泽镇的地名,人们便称之为“洪泽湖”。世代相传一个秘密:洪泽湖下面有一座巨大的宝库,可谁也没办法去湖底取宝。

洪泽湖大堤边住着一户人家,土墙草顶,四面漏风,屋面透光,冬不避寒,夏日闷热,尤其是遭逢阴雨天气,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连个落脚的干燥之地都没有。主人是一个名叫阿坤的孤儿。门前有一棵两人合围才能抱住的大白果树,白果树的树龄有多大,他不知道,只记得爷爷说过,泗洲城还在的时候就有了这棵树。

这一年,不知是怎么回事,白果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活力迸发,但却没有结出一粒果实。阿坤愁坏了,白果树不挂果,意味着没有收入,今后的日子不知该怎么度过呢?这天,突然来了一位慈眉善目的道长,围着白果树打转,左瞧右看,不停地比画着、丈量着。

见状,阿坤十分惊奇,上前一步开口问:“请问道长,你这样盯着我家这棵白果树,难道它是宝树不成?”

“这是我在方圆数百里范围内见到的最大一棵白果树,卖给我好吗?”道长笑道,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意图。

“看你打算出多少两纹银,钱出到位了,让我动心了,也能卖。”阿坤正愁生活无着落,并没有直接拒绝。

“二百两银子,如何?”

听到这个数字,阿坤打了个寒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一辈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但他却不动声色,保持沉默。

道长急了,说道:“你也太贪了吧!一口价,五百两。”

“好吧,成交!”阿坤终于开口。他又疑惑地问:“这么粗的树,你怎么把它放倒?”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请后退几步。”

随即,只见道长一个旋转,人已拔地而起,站立半空,挥舞手中的拂尘,霎时狂风大作,乌云压顶。阿坤眼前雾霭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待他睁开眼时,又恢复到先前风和日丽的景象,但白果树不见了,甚至连一片叶子都没有了,在白果树的地方,一根崭新的扁担躺在那里。

阿坤心头一怔,知道眼前的这位道长不是凡人,情急之下上前一步抓住扁担,环抱在怀里说:“我知道你是天上的神仙,告诉我,这扁担是干什么用的?不说,我就不卖了。”

见状,道长知道天机已破,便不再遮掩,叹了口气说:“不瞒你说,我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这棵白果树已有千年的历史,用它的木心做成扁担,就是一把打开洪泽湖水底泗洲城宝库的钥匙。你可以拿它下湖开门去寻宝,再用它挑着宝物回来,切不可丢失。人间只有这一把钥匙,如若丢失,后人想再见泗洲城宝库只能凭机缘了,那是很渺茫的事,也许几千年、也许上万年也难逢机缘。”

这年夏天,洪泽湖又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是一个大灾之年。这天,已连续多日没有进食的阿坤强撑着身子下了床,刚走两步,顿觉头晕目眩,摔了个跟头。他伸手扶床时,碰到了那根白果树扁担,心头一动:“何不下湖去泗洲城宝库取点金银回来。”想到这,他顺手取出扁担,扁担握在手中,顿感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此时,闪动在眼前的却不是扁担,而是一把硕大的钥匙。

阿坤提着扁担来到湖边,伸出扁担入水,做了个扭动锁眼的旋转动作。只听“哗啦”一声,眼前豁然开朗,湖水“哗啦哗啦”地向两边侧分开,露出一条小道,他顺着这条小道一直向前走下去。

走着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突然眼前出现一座高大的建筑,琉璃瓦屋面,压脊的是小瓦,紫红色墙体,大门两旁各立一只石狮子,豪华气派。阿坤推开门,迈步进去,刚进入房间,立马被珠光宝气萦绕。一只只楠木箱子有序地码放堆积,他上前打开两只箱子,一只箱子里装满白花花的银子,另一只箱子里是金灿灿的金锭。阿坤激动得心脏“怦怦”直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脱下身上穿的裤子和褂子,在两条裤腿上分别打两个结,一条裤子转眼间成了两只小布袋。他抓起箱子里的金银往裤子里塞,裤子塞满,又往褂子上放,两箱金银,刚好装满两条裤腿和褂子。他提起裤子将两条腿分叉搭在脖子上,又弯腰将褂子拧成包袱,提在手里,却忘了吕洞宾“要用扁担挑”的叮嘱,便满心欢喜地迈步出门。当他后脚刚迈出门槛,身后即传来“哗啦”一声,转身一看,先前的建筑物不见了,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域,还传来波涛翻滚的声响。

阿坤这才想起那根扁担还放在仓库里,现在已无法再返身取回了,懊恼不已,只得继续迈步向前。他每向前走一步,身后就传来“哗啦”的水流声响。等上了岸,他再转身望去时,又是一望无际、白茫茫的一片湖水,先前经历的一切做梦一样。但随身携带上来的真金白银,又表明自己刚刚的确前往湖底的泗洲城宝库走了一遭。